

## GLOSARI



<i>Alegori</i>	: Gaya bahasa perbandingan yang bertautan satu dengan yang lainnya dalam satu kesatuan yang utuh
<i>Asian games</i>	:Ajang olahraga yang diselenggarakan setiap empat tahun sekali dengan atlet-atlet seluruh Asia dan diselenggarakan oleh Dewan Olimpiade Asia
<i>Baihua Wenxuejiang</i> 百花文学奖	: Penghargaan Sastra Seratus Bunga
<i>Banyuetan</i> 半月谈	: Majalah yang membahas partai departemen komunis Cina yang dipercaya oleh kantor berita Xinhua 新华 untuk mempromosikan kerja ideologis dan politik akar era baru yang yang ditunjuk oleh Departemen Pendidikan Rakyat Cina sebagai sekolah pendidikan nasional
<i>Beifang</i> 北方	: Bagian utara
<i>Beijing</i> 北京	: Ibu kota RRC (Republik Rakyat Cina) berada di Cina bagian utara
<i>Beijing daxue</i> 北京大学	: Universitas Beijing
<i>Beijing shi yue wenyi chuban shi</i>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Penerbit Sastra Oktober Beijing
<i>Chuntian Wenxue Jiang</i> 春天文学奖	: Penghargaan sastra musim semi

*Dangdai Shangcheng* 当代商城

: Dangdai Mall terletak di Jalan Zhongguancun No.40, Distrik Haidian, Beijing, terletak di area inti Taman Berteknologi Tinggi Zhongguancun, menghadap ke taman-taman kerajaan klasik seperti Istana Musim Panas dan Yuanmingyuan, dan berbatasan dengan Universitas Renmin di Cina, Universitas Beijing, Universitas Tsinghua, Akademi Ilmu Pengetahuan Cina dan banyak lembaga pendidikan tinggi lainnya.

*Donghai* 东海

: Suatu kabupaten yang berdekatan dengan pelabuhan sungai Yangtze

*Hanyu pinyin* 汉语拼音

: Ejaan yang resmi dipakai oleh penduduk RRC (Republik Rakyat Cina)

*Huayu Wenxue Chuanmei Dajiang*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 Penghargaan media sastra hanyu

*Hanzi* 汉字

: Aksara Han

*Jiangsu* 江苏

: Suatu provinsi yang terletak di bagian tengah wilayah pesisir timur Cina

*Jiangsu sheng huaiyin zhongxue* 江苏省淮阴中学 : Sekolah Menengah Pertama Huaiyin Provinsi Jiangsu

*Kuai* 块

: Mata uang Cina. 1 kuai kurang lebih sama dengan 2.000 rupiah

*Lao She Wenxue Jiang* 老舍文学奖

: Penghargaan Sastra Lao She

*Lu Xun Wenxue Jiang* 鲁迅文学奖

: Penghargaan Sastra Lu Xun

<i>Mao</i> 毛	: Satuan uang receh di Cina (=1/10 yuan atau 10 fen)
<i>Mao Dun Wenxuejiang</i> 茅盾文学奖	: Penghargaan Sastra Mao Dun
<i>Nanfang</i> 南方	: Bagian selatan
<i>Nanjing shifan daxue</i> 南京师范大学	: Universitas Normal Nanjing
<i>Putonghua</i> 普通话	:Sebutan lain dari dialek utara bahasa Han atau bahasa Mandarin.
<i>Qianli Xinren Dajiang</i> 潜力新人大奖	: Penghargaan pendatang baru paling menjanjikan
<i>Renminbi</i> 人民币	:Mata uang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Mata uang ini dicetak dan diatur penggunaannya oleh Bank Rakyat Cina
<i>Ruguo Daxue Feng Men</i> 如果大雪封门	:Cerita Pendek karya Xu Zechen pada tahun 2012
<i>Tiananmen</i> 天安门	:Tempat wisata bersejarah di Beijing
<i>Wusi xin wenxue</i> 五四新文学	: Sastra baru 4 Mei adalah sastra baru mengacu pada sistem pada sastra Cina moderen pada saat gerakan 4 Mei
<i>Xihu Zhongguo Xinrui Wenxue Dajiang</i> 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大奖	: Penghargaan sastra baru Cina
<i>Yangtze changjiang</i> 长江	: Sungai panjang yang membelah daratan Cina menjadi bagian utara dan selatan
<i>Zhongguo laonian</i> 中国老年	: Majalah yang membahas sosiologi lansia
<i>Zhuang Chongwen Wenxue Dajiang</i> 庄重文文学大奖	: Penghargaan Sastra Zhuang Chongwen
<i>Zhongguo wenxue chuban shi</i> 中国文学出版社	: Penerbit Sastra Cina

Zhongguancun 中关村

: Pusat teknologi tinggi Beijing



## Lampiran 1

### Cerpen Jika Salju Menghalangi Pintu Karya Xu Zechen

如果大雪封门

徐则臣

如果大雪封门|原载 2012 年《收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宝来被打成傻子回了花街，北京的冬天就来了。冷风扒住门框往屋里吹，门后挡风的塑料布裂开细长的口子，像只冻僵的口哨，屁大的风都能把它吹响。行健缩在被窝里说，让它响，我就不信首都的冬天能他妈的冻死人。我就把图钉和马夹袋放下，爬上床。风进屋里吹小口哨，风在屋外吹大口哨，我在被窝里闭上眼，看见黑色的西北风如同洪水卷过屋顶，宝来的小木凳被风拉倒，从屋顶的这头拖到那头，就算在大风里，我也能听见木凳拖地的声音，像一个胖子穿着四十一码的硬跟皮鞋从屋顶上走过。宝来被送回花街那天，我把那双万里牌皮鞋递给他爸，他爸拎着鞋对着行李袋比划一下，准确地扔进门旁的垃圾桶里：都破成了这样。那只小木凳也是宝来的，他走后就一直留在屋顶上，被风从那头刮到这头，再刮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爬上屋顶想把凳子拿下来。一夜北风掘地三尺，屋顶上比水洗得还干净。经年的尘土和杂物都不见了，沥青浇过的地面露出来。凳子卡在屋顶东南角，我费力地拽出来，吹掉上面看不见的尘灰坐上去。天也被吹干净了，像安静的湖面。我的脑袋突然开始疼，果然，一群鸽子从南边兜着圈子飞过来，鸽哨声如十一面铜锣在远处敲响。我在屋顶上喊：

“它们来了！”

他们俩一边伸着棉袄袖子一边往屋顶上爬，嘴里各叼一只弹弓。他们觉得大冬天最活活的莫过于抱着炉子煲鸡吃，比鸡味道更好的是鸽子。“大补，”米箩说，“滋阴壮阳，要怀孕的娘们儿只要吃够九十九只鸽子，一准生儿子。”男人吃够了九十九只，就是钻进女人堆里，出来也还是一条好汉。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理论。不到一个月，他们俩已经打下五只鸽子。

我不讨厌鸽子，讨厌的是鸽哨。那种陈旧的变成昏黄色的明晃晃的声音，一圈一圈地绕着我脑袋转，越转越快，越转越紧，像紧箍咒直往我脑仁里扎。神经衰弱也像紧箍咒，转着圈子勒紧我的头。它们有相似的频率和振幅，听见鸽哨我立马感到神经衰弱加重了，头疼得想撞墙。如果我是一只鸽子，不幸跟它们一起转圈飞，我肯定要疯掉。

“你当不成鸽子。”行健说，“你就管掐指一算，看它们什么时候飞过来。我和米箩负责把它们弄下来。”

那不是算，是感觉。像书上讲的蝙蝠接收的超声波一样，鸽哨大老远就能跟我的神经衰弱合上拍。那天早上鸽子们的头脑肯定也坏了，围着我们屋顶翻来覆去地转圈飞。飞又不靠近飞，绕大圈子，都在弹弓射程之外，让行健和米箩气得跳脚。他们光着脚只穿条秋裤，嘴唇冻得乌青。

他们把所有石子都打光了，骂骂咧咧下了屋顶，钻回进热被窝。我在屋顶上来回跑，骂那些混蛋鸽子。没用，人家根本不听你的，该怎么绕圈子还怎么绕。以我丰富的神经衰弱经验，这时候能止住头疼的最好办法，除了吃药就是跑步。我决定跑步。难得北京的空气如此之好，不跑浪费了。

到了地上，发现和鸽子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们其实并非绕着我们的屋顶转圈，而是围着附近的几条巷子飞。狗日的，我要把你们彻底赶走。这个场景一定相当怪诞：一个人在北京西郊的巷子里奔跑，嘴里冒着白气，头顶上是鸽群；他边跑边对着天空大喊大叫。我跑了至少一刻钟，一只鸽子也没能赶走。它们起起落落，依然在那个巨大的圆形軌

道上。它们并非不怕我，我在地上张牙舞爪地比画，它们就飞得更快更高。所以，这个场景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群鸽子被我追着跑。然后我身后出现了一个晨跑者。

那个白净瘦小的年轻人像个初中生，起码比我要小。他低着头跟在我身后，头发支棱着，简直就是图画里的雷震子的弟弟。此人和我同一步调，我快他快，我慢他也慢，我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恒定不变的距离，八米左右。他的路线和我也高度一致。在第三个人看来，我们俩是在一块追鸽子。如果在跑道上，即使身后有三五十人跟着你也不会在意，但在这冷飕飕的巷子里，就这么一个人跟在你屁股后头，你也会觉得不爽，比三五十人捆在一起还让你不爽。

那感觉很怪异，如同你在被追赶、被模仿、被威胁，甚至被取笑，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洁感。反正我不喜欢，但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让我觉得，这家伙也不容易，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如果我猜得不错，他那小身板也就够跑两千米，多五十米都得倒下。他要执意像个影子粘在我身后，我完全可以拖垮他。但我停了下来。跑一阵子脑袋就舒服了。过一阵子脑袋又不舒服了。所以我自己也摸不透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撒腿就跑。

第二天，我从屋顶上下来。那群鸽子从南边飞过来了，我得提前把它们赶走。行健和米箩嫌冷，不愿意从热被窝里出来。我迎着它们跑，一路嗷嗷地叫。它们掉头往回飞，然后我觉得大脑皮层上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如果你得过神经衰弱，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我们的神经如此脆弱，头疼的时候任何一点小动静都像发生在我们的脑门上。我扭回头又看见昨天的那个初中生。他穿着滑雪衫，头发变得像张雨生那样柔软，在风里颤动飘拂。我把鸽子赶到七条巷子以南，停下来，看着他从我身边跑过。他跟着鸽群一路往南跑。

行健和米箩又打下两只鸽子。它们像失事的三叉戟一头栽下来，在冰凉的水泥路面上撞歪了嘴。煮熟的鸽子味道的确很好，在大冬天玻璃一样清冽的空气里，香味也可以飘到五十米开外；我从吃到的细细的鸽子脖还有喝到的鸽子汤里得出结论，胜过鸡汤起码两倍。天冷了，鸽子身上聚满了脂肪和肉。

如果我是鸽子，牺牲了那么多同胞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往那个屋顶附近凑；可是鸽子不是我，每天总要飞过来那么一两回。我把赶鸽子当成了锻炼，跑啊跑，正好治神经衰弱。反正我白天没事。第三次见到那个初中生，他不是跟在我后头，而是堵在我眼前；我拐进驴肉火烧店的那条巷子，一个小个子攥着拳头，最大限度地贴到我跟前。

“你看见我的鸽子了吗？”他说南方咬着舌头的普通话。看得出来，他很想把自己弄得凶狠一点儿。

“你的鸽子？”我明白了。我往天上指，那群鸽子快把我吵死了。

“我的鸽子又少了两只！”“要是我的头疼好不了，我把它们追到越南去！”

“我的鸽子又少了两只。”

“所以你就跟着我？”

“我见过你。”他看着我，突然有些难为情，“在花川广场门口，我看见那胖子被人打了。”

他说的胖子是宝来。宝来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在酒吧门口被几个混混打坏了脑袋，成了傻子，被他爸带回了老家。他说的花川广场是个酒吧，这辈子我也不打算再进去。

“我帮不了你们，”他又说，“自行车腿坏了，车笼子里装满鸽子。我只能帮你们喊人。我对过路的人喊，打架了，要出人命啦，快来救人啊。”

我一点儿想不起听过这样咬着舌头的普通话。不过我记得当时好像是闻到过一股热烘烘的鸡屎味，原来是鸽子。他这小身板的确帮不了我们。

“你养鸽子？”

“我放鸽子。”他说，“你要没看见——那我先走了。”

走了好，要不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少了的七只鸽子。七只，我想象我们三个人又吃又喝打着饱嗝，的确不是个小数目。

接下来的几天，在屋顶上看见鸽群飞来，我不再叫醒行健和米箩；我追着鸽群跑步时，身后也不再有人尾随。我知道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明白这一点。

因为不安，反倒不那么反感鸽哨的声音了。走在大街上，对所有长羽毛的、能飞的东西都敏感起来，电线上挂了个塑料袋我也会盯着看半天。

有天中午我去洪三万那里拿墨水，经过中关村大街，看见一群鸽子在当代商城门前的人行道上蹦来蹦去，那鸽子看着眼熟。已经天寒地冻，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还在和鸽子玩，还有一对对情侣，露着通红的腮帮子跟鸽子合影。这个我懂，你买一袋鸽粮喂它们，你就可以和每一只鸽子照一张相。我在欢快的人和鸽子群里看见一个人冰锅冷灶地坐着，缩着脑袋，脖子几乎完全顿进了大衣领子里。这个冬天的确很冷，阳光像害了病一样虚弱。他的头发柔顺，他的个头小，脸白净，鼻尖上挂着一滴清水鼻涕。我走到他面前，说：

“一袋鸽粮。”

“是你呀！”他站起来，大衣扣子挂掉了四袋鸽粮。

很小的透明塑料袋，装着八十到一百粒左右的麦粒，一块五一袋。我帮他捡起来。旁边是他的自行车和两个鸽子笼，落满鸽子粪的飞鸽牌旧自行车靠花墙倚着，果然没腿。他放的是广场鸽。我给每一只鸽子免费喂了两粒粮食。他把马扎让给我，自己铺了张报纸坐在钢筋焊成的鸽子笼上。

“鸽子越来越少了。”他说，又把脖子往大衣里顿了顿。

“你冷？”“鸽子也冷。”这个叫林慧聪的南方人，竟然比我还大两岁，家快远到了中国的最南端。去年结束

高考，作文写走了题，连专科也没考上。当然在他们那里，能考上专科已经很好了。考的是材料加半命题作文。材料是，一人一年栽三棵树，一座山需要十万棵树，一个春天至少需要十三亿棵树，云云。挺诗意。题目是《如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写《如果大雪封门》。说实话，他们那里的阅卷老师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看见过雪长什么样，更想象不出什么是大雪封门。他洋洋洒洒地将种树和大雪写到了一起，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逻辑。在阅卷老师看来，走题走大了。一百五十分的卷子，他对半都没考到。

父亲问他：“怎么说？”

他说：“我去北京。”

在中国，你如果问别人想去哪里，半数以上会告诉你，北京。林慧聪也想去，他去北京不是想看天安门，而是想看到了冬天下大雪是什么样子。他想去北京也是因为他叔叔在北京。很多年前林家老二用刀捅了人，以为出了人命，吓得当夜扒火车来了北京。他是个养殖户，因为跟别人斗鸡斗红了眼，顺手把刀子拔出来了。来了就没回去，偶尔寄点钱回去，让家里人都以为他发大了。林慧聪他爹自豪地说，那好，投奔你二叔，你也能过上北京的好日子。他就买了张火车站票到了北京，下车脱掉鞋，看见脚肿得像两条难看的大面包。

二叔没有想象中那样西装革履地来接他，穿得甚至比老家人还随意，衣服上有星星点点可疑的灰白点子。林慧聪出溜两下鼻子，问：“还是鸡屎？”

“不，鸽屎！”二叔吐口唾沫到手指上，细心地擦掉老头衫上的一粒鸽子屎，“这玩意儿干净！”

林家老二在北京干过不少杂活，发现还是老本行最可靠，由养鸡变成了养鸽子的。不知道他走了什么狗屎运，弄到了放广场鸽的差事。他负责养鸽子，定时定点往北京的各个公共场所和景点送，供市民和游客赏玩。这事看上去不起眼，其实挺有赚头，公益事业，上面要给他钱的。此外你可以创收，一袋鸽粮一块五，卖多少都是你的。鸽子太多他忙不过来，侄儿来了正好，他给他两笼，别的不管，他只拿鸽粮的提成，一袋他拿五毛，剩下都归慧聪。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慧聪自己管。

“管得了吗？”我问他。我知道在北京自己管自己的人绝大部分都管不好。

“凑合。”他说，“就是有点儿冷。”

冬天的太阳下得快，光线一软人就开始往家跑。的确是冷，人越来越少，显得鸽子就越来越多。慧聪决定收摊，对着鸽子吹了一曲别扭的口哨，鸽子踱着方步往笼子前靠，它们的脖子也缩起来。

慧聪住七条巷子以南。那房子说凑合是抬举它了，暖气不行。也是平房，房东是个抠门的老太太，自己房间里生了个煤球炉，一天到晚抱着炉子过日子。她暖和了就不管房客，想起来才往暖气炉子加块煤，想不起来拉倒。慧聪经常半夜迷迷糊糊摸到暖气片，冰得人突然就清醒了。他提过意见，老太太说，知足吧你，鸽子的房租我一分没要你！慧聪说，鸽子不住屋里啊。院子也是我家的，老太太说，要按人头算，每个月你都欠我上万块钱。慧聪立马不敢吭声了。这一群鸽子，每只鸽子每晚咕啾两声，一夜下来，也像一群人说了通宵的悄悄话，吵也吵死了。老太太不找茬算不错了。

“我就是怕冷。”慧聪为自己是个怕冷的南方人难为情，“我就盼着能下一场大雪。”

大雪总会下的。天气预报说了，最近一股西伯利亚寒流将要进京。不过天气预报也不一定准，大部分时候你也搞不清他们究竟在说哪个地方。但我还是坚定地告诉他，大雪总要下的。不下雪的冬天叫什么冬天。

完全是出于同情，回到住处我和行健、米箩说起慧聪，问他们，是不是可以让他和我们一起住。我们屋里的暖气好，房东是个修自行车的，好几口烧酒，我们就隔三差五送瓶“小二”给他，弄得他把我们当成亲戚，暖气烧得不遗余力。有时候我们懒得出去吃饭，他还会把自己的煤球炉借给我们，七只鸽子都是在他的炉子上煮熟的。

“好是好，”米箩说，“他要知道我们吃了他七只鸽子怎么办？”

“管他！”行健说，“让他来，房租交上来咱们买酒喝。还有，总得给两只鸽子啥的做见面礼吧？”

我屁颠屁颠到七条巷子以南。慧聪很想和我们一起住，但他无论如何舍不得鸽子，他情愿送我们一只老母鸡。我告诉他，我们三个都是打小广告的。小广告你知道吗？

就是在纸上、墙上、马路牙子上和电线杆子上印上一个电话，如果你需要假毕业证、驾驶证、记者证、停车证、身份证、结婚证、护照以及这世上可能存在的所有证件，拨打这个电话，洪三万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电话号码是洪三万的。洪三万是我姑父，办假证的，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刻在一块山芋上或者萝卜上，一手拿着山芋或者萝卜，一手拿着浸了墨水的海绵，印一下墨水往纸上、墙上、马路牙子上和电线杆上盖一个戳。有事找洪三万去。宝来被打坏头脑之前，和我一样都是给我姑父打广告的。行健和米箩也干这个，老板是陈兴多。

“我知道你们干这个，昼伏夜出。”慧聪不觉得这职业有什么不妥，“我还知道你们经常爬到屋顶上打牌。”

没错，我们晚上出去打广告，因为安全；白天睡大觉，无聊得只好打牌。我帮着慧聪把被褥往我们屋里搬，他睡宝来那张床。随行李他还带来一只褪了毛的鸡。那天中午，行健和米箩围着炉子，看着滚沸的鸡汤吞咽口水，我和慧聪在门外重新给鸽子们搭窝。很简单，一排铺了枯草和棉花的木盒子，门打开，它们进去，关上，它们老老实实地睡觉。鸽子们像我们一样住集体宿舍，三四只鸽子一间屋。我们找了一些石棉瓦、硬纸箱和布头把鸽子房包挡起来，防风又保暖。要是四面透风，鸽子房等于冰箱。

那只鸡是我们的牙祭，配上我在杂货店买的两瓶二锅头，汤汤水水下去后我有点晕，行健和米箩有点燥，慧聪有点热。我想睡觉，行健和米箩想找女人，慧聪要到屋顶上吹一吹。他很多次看过我们在屋顶上打牌。

风把屋顶上的天吹得很大，烧暖气的几根烟囱在远处冒烟，被风扯开来像几把巨大的扫帚。行健和米箩对屋顶上挥挥手，诡异地出了门。他们俩肯定会把省下的那点钱用在某个肥白的身子上。

“我一直想到你们的屋顶上，”慧聪踩着宝来的凳子让自己站得更高，悠远地四处张望，“你们扔掉一张牌，抬起头就能看见北京。”

我跟他讲，其实这地方没什么好看的，除了高楼就是大厦，跟咱们屁关系没有。我还跟他讲，穿行在远处那些楼群丛林里时，我感觉像走在老家的运河里，一个猛子扎下去，不露头，踩着水晕晕乎乎往前走。

“我想看见大雪把整座城市覆盖住。你能想象那会有多壮观吗？”说话时慧聪辅以宏伟的手势，基本上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了。

他又回到他的“大雪封门”了。让我动用一下想象力，如果大雪包裹了北京，此刻站在屋顶上我能看见什么呢？那将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将是银装素裹无始无终，将是均贫富等贵贱，将是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北京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

“下了大雪你想干什么？”他问。

不知道。我见过雪，也见过大雪，在过去很多个大雪天里我都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我要踩着厚厚的大雪，咯吱咯吱把北京城走遍。”

几只鸽子从院子里起飞，跟着哗啦啦一片都飞起来。超声波一般的声音又来了。“能把鸽哨摘了么？”我抱着脑袋问。

“这就摘。”慧聪准备从屋顶上下去，“戴鸽哨是为了防止小鸽子出门找不到家。”

训练鸽子习惯新家，花了慧聪好几天时间。他就用他不成调的口哨把一切顺利搞定了。没了鸽哨我还是很喜欢鸽子的，每天看它们起起落落觉得挺喜庆，好像身边多了一群朋友。但是鸽子隔三差五在少。我弄不清原因，附近没有鸽群，不存在被拐跑的可能。我也没看见行健和米箩明目张胆地射杀过，他们的弹弓放在哪我很清楚。不过这事也说不好。我和他们俩替不同的老板干活，时间总会岔开，背后他们干了什么我没法知道；而且，上次他们俩诡秘地出门找了一趟女人之后，就结成了更加牢靠的联盟，说话时习惯了“你唱我和”。慧聪说他懂，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同过窗的，还有一起嫖过娼的，会成铁哥们儿。好吧，那他们搞到鸽子到哪里煮了吃呢？

慧聪不主张瞎猜，一间屋里住的，乱猜疑伤和气。行健和米箩也一本正经地跟我保证，除了那七只，他们绝对没有对第八只下过手。

我和慧聪又追着鸽子跑。锻炼身体又保护小动物，完全是两个环保实践者。我们俩把北京西郊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鸽子还在少，雪还没有下。白天他去各个广场和景点放鸽子，晚上我去马路边和小区里打小广告，出门之前和回来之后都要清点一遍鸽子。数目对上了，很高兴，仿佛逃过了劫难；少了一只，我们就闷不吭声，如同给那只失踪的鸽子致哀。致过哀，慧聪会冷不丁冒出一句：

“都怪鸽子营养价值高。我刚接手叔叔就说，总有人惦记鸽子。”

可是我们没办法，被惦记上了就防不胜防。你不能晚上抱着鸽子睡。

西伯利亚寒流来的那天晚上，风刮到了七级。我和行健、米箩都没法出门干活，决定在屋里摆一桌小酒乐呵一下。石头剪刀布，买酒的买酒，买菜的买菜，买驴肉火烧的买驴肉火烧；我们在炉子上炖了一大锅牛肉白菜，四个人围炉一直喝到凌晨一点。我们根据风吹门后的哨响来判断外面的寒冷程度。门外的北京一夜风声雷动，夹杂着无数东西碰撞的声音。我们喝多了，觉得世界真乱。

第二天一早慧聪先起，出了屋很快进来，拎着四只鸽子到我们床前，苦着一张小脸都快哭了。四只鸽子，硬邦邦地死在它们的小房间前。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出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出来以后木盒子的门是如何关上的。喝酒之前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个鸽子房，确信即使把这些鸽子房原封不动地端到西伯利亚，鸽子也会暖和和地活下来的。但现在它们的确冻死了，死前啄过很多次木板小门，临死时把嘴插进了翅膀的羽毛里。

“你听见他们起夜没？”我问慧聪。

“我喝多了。睡得跟死了一样。”

我也是。我担保行健和米箩也睡死了，他们俩的酒量在那儿。那只能说这四只鸽子命短。扔了可惜，米箩建议卖给我们煮了吃。我赶紧摆手，那几只鸽子我都认识，如果它们有名字，我一定能随口叫出来，哪吃得下。慧聪更吃不下，他把鸽子递给行健和米箩，说随你们，别让我看见。然后走到院子里，蹲在鸽子房前，伸头看看，再抬头望望天。

拖拖拉拉吃完了早饭，已经十点半，慧聪驮着他的两笼鸽子去西直门。行健对米箩斜了一下眼，两人把死鸽子装进塑料袋，拎着出了门。我远远地跟上去。我知道西郊很大，我自以为跑过了很多街巷，但跟着他们俩，我才知道我所知道的西郊只是西郊极小的一部分。北京有多大，北京的西郊就有多大。

拐了很多弯，在一条陌生的巷子里，行健敲响了一扇临街的小门。这是破旧的四合院正门边上的一个小门，一个年轻的女人侧着半个身子探出门来，头发蓬乱，垂下来的鬃发遮住了半张白脸。她那件太阳红的贴身毛衣把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地举在胸前。她接过塑料袋放到地上，左胳膊揽着行健，右胳膊揽着米箩，把他们摁到自己的胸前，摁完了，拍拍他们的脸，冷得搓了两下胳膊，关上了门。我躲到公共厕所的墙后面，等行健和米箩走过去才出来。他们俩在争论，然后相互对击了一下掌。

我对他们俩送鸽子的地方的印象是，墙高，门窄小，墙后的平房露出一部分房顶，黑色的瓦楞里两丛枯草抱着身子在风里摇摆。听不见自然界之外的任何声音。就这些。

谁也不知道鸽子是怎么少的。早上出门前过数，晚上睡觉前也过数，在两次过数之间，鸽子一只接一只地失踪了。我挑不出行健和米箩什么毛病，鸽子的失踪看上去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他们甚至把弹弓摆在谁都看得见的地方。宝来在的时候他们就不爱带我们俩玩，现在基本上也这样，他们俩一起出门，一起谈理想、发财、女人等宏大的话题。我在屋顶上偶尔会看见他们俩从一条巷子拐到另外一条巷子，曲曲折折地走到很远的地方。当然，他们是否敲响那扇小门，我看不见。看不见的事不能乱猜。

鸽子的失踪慧聪无计可施。“要是能揣进口袋里就好了，”他坐在屋顶上跟我说，“走到哪我都知道它们在。”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越来越少是必然的，这让他满怀焦虑。他二叔已经知道了这情况，拉下一张公事公办的脸，警告他就算把鸽子交回去，也得有个差不多的数。什么叫个差不多的数呢？就眼下的鸽子数量，慧聪觉得已经相当接近那个危险而又精确的概数了。“我的要求不高，”慧聪说，“能让我来得及看见一场大雪就行。”当时我们头顶上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西伯利亚的寒流把所有脏东西都带走了，新的污染还没来得及重新布满天空。

天气预报为什么就不能说说大雪的事呢。一次说不准，多说几次总可以吧。

可是鸽子继续丢，大雪迟迟不来。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比较稀罕，至今一场像样的雪都没下。慧聪为了保护鸽子几近寝食难安，白天鸽子放出去，常邀我一起跟着跑，一直跟到它们飞回来。夜间他通常醒两次，凌晨一点半一次，五点一次，到院子看鸽子们是否安全。就算这样，鸽子还是在丢。与危险的数目如此接近，行健和米箩都看不下去了，夜里起来撒尿也会帮他留一下心。他们劝慧聪想开点儿，不就几只鸽子嘛，让你二叔收回去吧，没路走跟我们混，哪里黄土不埋人。只要在北京，机会迟早会撞到你怀里。

慧聪说：“你们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们；我从南方以南来。”

终于，一月将尽的某个上午，我跑完步刚进屋，行健戴着收音机的耳塞对我大声说：“告诉那个林慧聪，要来大雪，傍晚就到。”

“真的假的，气象台这么说的？”

“国家气象台、北京气象台还有一堆气象专家，都这么说。”

我出门立马觉得天阴下来，铅灰色的云在发酵。看什么都觉得是大雪的前兆。我在当代商城门前找到慧聪时，他二叔也在。林家老二挺着啤酒肚，大衣的领子上围着一圈动物的毛。“不能干就回家！”林家老二两手插在大衣兜里，说话像个乡镇干部，“首都跟咱老家不一样，这里讲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慧聪低着头，因为早上起来来不及梳理头发，又像雷震子一样一丛丛站着。他都快哭了。

“专家说了，有大雪。”我凑到他跟前，“绝对可靠。两袋鸽粮。”

慧聪看看天，对他二叔说：“再给我两天。就两天。”

回去的路上我买了二锅头和鸭脖子。一定要坐着看雪如何从北京的天空上落下来。我们喝到十二点，慧聪跑出去五趟，一粒雪星子都没看见。夜空看上去极度的忧伤和沉郁，然后我们就睡了。醒来已经上午十点，什么东西抓门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我推了一下门，没推动，再推，还不行，猛用了一下劲儿，天地全白，门前的积雪到了膝盖。我对他们三个喊：

“快，快，大雪封门！”

慧聪穿着裤衩从被窝里跳出来，赤脚踏入积雪。他用变了调的方言嗷嗷乱叫。鸽子在院子里和屋顶上翻飞。这样的天，麻雀和鸽子都该待在窝里哪也不去的。这群鸽子不，

一刻也不闲着，能落的地方都落，能挠的地方都挠，就是它们把我们的房门抓得嗤嗤啦啦直响。

两只鸽子歪着脑袋靠在窝边，大雪盖住了木盒子。它们俩死了，不像冻死，也不像饿死，更不像窒息死。行健说，这两只鸽子归他，晚上的酒菜也归他。我们要庆祝一下北京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收音机里就这么说的，这一夜飘飘洒洒、纷纷扬扬，落下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

简单地垫了肚子，我和慧聪爬到屋顶上。大雪之后的北京和我想象的有不小的差距，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高楼上的玻璃依然闪着含混的光。但慧聪对此十分满意，他觉得积雪覆盖的北京更加庄严，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这让他想起黑色的石头和海边连绵的雪浪花。他团起一颗雪球一点点咬，一边吃一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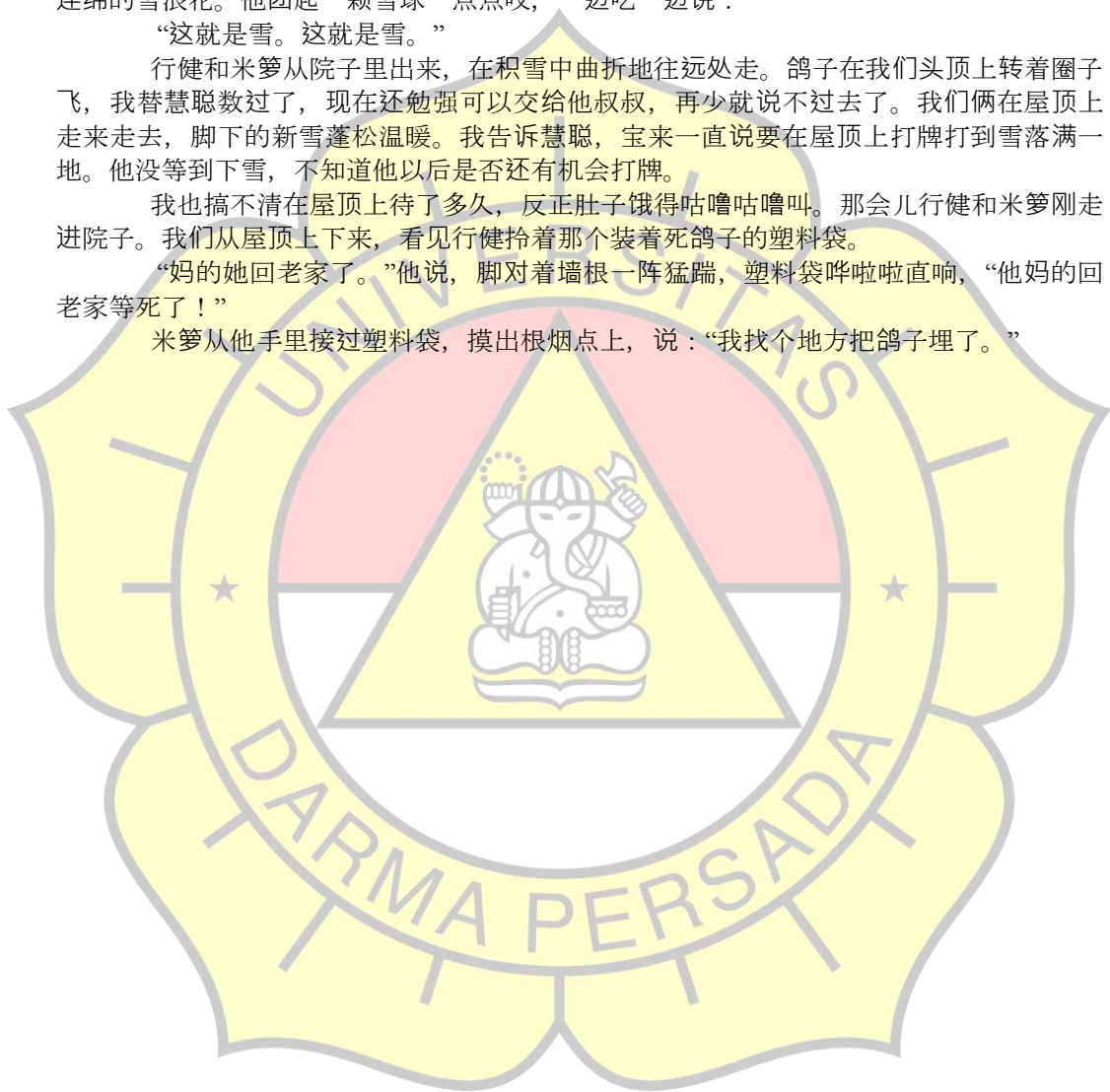
“这就是雪。这就是雪。”

行健和米箩从院子里出来，在积雪中曲折地往远处走。鸽子在我们头顶上转着圈子飞，我替慧聪数过了，现在还勉强可以交给他叔叔，再少就说不过去了。我们俩在屋顶上走来走去，脚下的新雪蓬松温暖。我告诉慧聪，宝来一直说要在屋顶上打牌打到雪落满一地。他没等到下雪，不知道他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打牌。

我也搞不清在屋顶上待了多久，反正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那会儿行健和米箩刚走进院子。我们从屋顶上下来，看见行健拎着那个装着死鸽子的塑料袋。

“妈的她回老家了。”他说，脚对着墙根一阵猛踹，塑料袋哗啦啦直响，“他妈的回老家等死了！”

米箩从他手里接过塑料袋，摸出根烟点上，说：“我找个地方把鸽子埋了。”



## Lampiran 2

### **Jika Salju Besar Menghalangi Pintu** **Karya : Xu Zechen**

Diterjemahkan oleh : Siti Eka Nur Fitrianiingsih  
2017120901

Baolai dipukuli sampai hilang ingatan dan kembali ke jalan Hua, musim dingin di Beijing sudah datang. Angin dingin menghantam kusen pintu masuk ke dalam ruangan, tikar plastik di belakang pintu retak berlubang, seperti peluit yang membeku, angin besar meniup segalanya. Tubuh Xingjian mengkerut dalam selimut berkata, biarlah berhembus, aku tidak percaya bahwa musim dingin di ibukota bisa membekukan orang sampai mati. Aku meletakkan paku payung dan kantong kresek, kemudian naik ke tempat tidur. Angin bertiup seperti suara peluit kecil masuk ke dalam rumah, angin bertiup seperti suara peluit besar masuk ke dalam rumah, aku memejamkan mata di dalam selimut, dan melihat angin barat laut yang hitam sama seperti gulungan air melewati atap, bangku kayu Baolai ditarik oleh angin, ditarik dari ujung sini ke ujung sana, walaupun di dalam angin besar, aku bisa mendengar suara bangku kayu terseret, seperti seorang pria gendut berjalan di atas atap mengenakan sepatu kulit yang keras nomor empat puluh satu.

Pada hari itu Baolai dikirim kembali ke jalan Hua, aku menyerahkan sepasang sepatu kulit merk wanli ke ayahnya, ayahnya menghadap tas jinjing memasukan sepatu, dengan tepat melemparkannya ke tempat sampah di sebelah pintu, semuanya rusak menjadi demikian. Bangku kayu itu juga milik Baolai, setelah dia pergi, selalu berada di atas atap, ditiup oleh angin dari ujung sana ke ujung sini, lalu ditiup lagi.

Pagi keesokan harinya, aku naik ke atap ingin menurunkan bangku. Semalaman angin utara bertiup besar sekali, sehingga atap menjadi bersih daripada air. Setelah bertahun-tahun debu dan puing-puing hilang, permukaan yang bersih muncul. Bangku kejepit di sudut tenggara atap, aku menarik sekuat tenaga, meniup debu yang tidak terlihat di atasnya. Langit juga meniup bersih, seperti permukaan sungai yang tenang. Otakku tiba-tiba mulai terasa sakit, benar

saja, sekelompok merpati terbang berputar-putar dari selatan, suara merpati dari kejauhan seperti gong sebelas permukaan. Aku berteriak di atas atap:

"Mereka datang!"

Mereka berdua menyisingkan lengan jaket kapas sambil naik ke atap memanjat atap, mereka menarik ketapel sampai ke samping mulut. Mereka berpikir bahwa cara terbaik untuk bertahan hidup di musim dingin adalah makan ayam pot, merpati lebih enak daripada ayam. "Suplemen besar," Ucap Mifu. "Seperti obat kuat bagi pasangan, wanita-wanita yang ingin hamil hanya cukup makan 99 ekor merpati, lalu akan melahirkan seorang putra." Pria itu sudah cukup makan 99 ekor, untuk mencumbu wanita, keluar juga masih seorang jagoan. Tidak tahu dari mana teori ini berasal. Dalam waktu kurang dari sebulan, mereka berdua sudah menangkap lima ekor merpati.

Aku tidak membenci burung merpati, yang aku benci yaitu kicauan merpati. Suara yang erotis seperti itu yang berubah menjadi kuning samar di sekitar kepalaku berputar-putar, dan semakin cepat aku berpaling, semakin aku berbalik dan semakin kencang aku, seperti kutukan di kepalaku. Gugup juga seperti mantra sihir, mengencangkan kepalaku dalam lingkaran. Mereka memiliki frekuensi dan amplitudo yang sama. Ketika aku mendengar merpati berkicau, aku segera merasakan bahwa gangguan saraf semakin memburuk, dan aku mengalami sakit kepala untuk menabrak dinding. Jika aku adalah seekor merpati, bersama-sama terbang, aku pasti akan menjadi gila.

"Kamu tidak harus menjadi seekor merpati," Kata Xingjian. "Kamu tinggal menghitung di saat mereka terbang dan kembali. Aku dan Miluo bertanggung jawab untuk menurunkan mereka."

Itu bukan perhitungan, itu adalah perasaan. Seperti gelombang ultrasonik yang diterima kelelawar seperti yang diceritakan di buku, siulan merpati dari jauh bisa cocok dengan lemahnya sarafku. Pagi itu otak burung merpati pasti rusak, terbang kesana kemari mengelilingi atap rumah kami. Terbang menjauh, membuat lingkaran semakin besar, semua dalam jangkauan katapel, membuat Xingjian dan Miluo gemas sampai melompat. Mereka bertelanjang kaki hanya mengenakan celana *training*, bibir dan mulut menjadi hitam.

Mereka melemparkan semua batu, turun dari atap sambil mengutuk, dan kembali ke sarang yang hangat. Aku berlari mondar-mandir di atap, memarahi burung merpati yang kurang ajar itu. Tidak ada gunanya, orang lain tidak mendengarkan kamu, harus bagaimana membuat lingkaran ya begitu. Menggunakan pengalaman yang berlimpah dengan sarafku yang lemah, pada saat itu merupakan metode yang paling baik untuk menghentikan sakit kepala, selain minum obat adalah berlari. Aku memutuskan untuk berlari. Jarang- jarang udara di Beijing begitu bagus, bila tidak berlari akan sia-sia.

Setelah sampai di tanah, menemukan terjadi perubahan pada hubungan di antara merpati. Mereka sebenarnya tidak mengelilingi atap rumah kami, melainkan terbang di sekitar beberapa gang. Ah sialan, aku akan mengusir kalian sepenuhnya. Peristiwa ini pasti cukup aneh; Sendirian berlari di dalam gang wilayah barat kota Beijing, terengah-engah, di otaknya semuanya adalah kumpulan merpati: dia berteriak menghadap langit sambil berlari. Aku sudah berlari setidak-tidaknya selama seperempat jam, seekor merpatipun tidak pergi. Mereka naik turun, masih saja dalam rel lingkaran yang besar itu. Mereka sama sekali tidak takut padaku, aku melukis di tanah dengan seram, dan mereka terbang lebih cepat dan lebih tinggi. Oleh karena itu, pemandangan ini juga bisa dilihat sebagai sekelompok merpati yang dikejar olehku. Kemudian di belakanku muncul seorang pelari.

Pemuda pucat dan kurus itu seperti seorang siswa sekolah menengah pertama (SMP), minimal lebih kecil dariku. Dia menundukan kepala di belakanku, rambut terurai, benar-benar adalah adik laki-laki dewa petir dalam gambar. Orang langkahnya sama denganku, aku cepat dia cepat, aku lambat dia juga lambat, aku menjaga sebuah jarak yang tetap dan tidak berubah di antara kami, sekitar delapan meter. Rutenya dan aku sama-sama tinggi. Dalam pandangan orang ketiga, kami berdua bersama-sama mengejar merpati. Jika di jalanan, sekalipun di belakang terdapat tiga puluh sampai lima puluh orang mengikuti kamu juga tidak akan keberatan, tetapi di lorong gang yang dingin ini, hanya seorang diri mengikuti dibelakang bokongmu, kamu juga akan merasa tidak

puas, dibandingkan tiga puluh sampai lima puluh orang bersama-sama masih membuat kamu tidak puas.

Perasaan ini sangat aneh, sama seperti kamu dikejar-kejar, ditiru, diancam, atau bahkan diejek, kamu memiliki rasa tidak bersih yang aneh. Pokoknya aku tidak menyukainya, tetapi suara nafasnya yang terengah-engah membuatku merasa, orang ini juga susah, tidak satu pengetahuan dengannya. Jika aku bisa menebak dengan benar, tubuh kecilnya itu bisa berlari dua ribu meter, lebih dari lima puluh meter akan jatuh. Dia bersih keras seperti sebuah bayangan menempel di belakang tubuhku, aku sepenuhnya bisa menyeret dan melepaskannya. Tetapi aku berhenti. Lari sejenak otak nyaman. Setelah beberapa saat otak tidak nyaman lagi. Oleh karena itu aku sendiri tidak bisa menyentuh kapan tiba-tiba kaki beristirahat lalu berlari

Keesokan harinya, aku turun dari atap rumah. Sekelompok merpati itu terbang datang kemari dari selatan, aku harus terlebih dahulu mengusir mereka. Xingjian dan Miluo kedinginan, tidak bersedia dari sarang hangat. Aku meyambut mereka berlari, sepanjang jalan berteriak mengusir *hus hus*. Mereka terbang membalikan kepala, kemudian aku merasa di lapisan otak besar muncul suara jejak kaki seseorang yang lain. Jika kamu harus hidup mengalami kelemahan saraf, kamu pasti mengerti maksudku. Saraf kita begitu rapuh, ketika sakit kepala gerakan sedikit apapun seperti terjadi di otak kita. Aku menolehkan kepala melihat siswa SMP itu kemarin. Dia mengenakan mantel, rambutnya berubah begitu lembut seperti Zhang Yusheng (seorang penyanyi), terapung-apung ditengah angin. Aku mengusir merpati ke selatan ke tujuh gang, berhenti, melihat dia berlari dari tubuhku. Dia mengikuti sekelompok merpati sepanjang jalan menuju selatan.

Xingjian dan Miluo juga menembak dua ekor merpati. Mereka seperti trisula yang kecelakaan kepala mereka menghadap ke bawah, di jalan semen yang dingin mati dengan mulutnya yang terbuka. Rasa merpati yang dimasak memang sangat enak. Dalam udara di musim dingin yang bening seperti kaca, aroma bisa menyebar hingga 50 meter; aku dari leher merpati yang tipis dan minum sup

merpati mendapatkan kesimpulan, minimal sup ayam lebih enak dua kali lipat. Udara dingin, tubuh merpati dipenuhi lemak dan daging.

Jika aku adalah merpati, setelah mengorbankan begitu banyak kawan, aku pasti tidak akan lagi pergi menuju ke sekitar atap rumah itu; Tetapi merpati bukan aku, merpati setiap hari harus terbang satu atau dua kali. Aku mengusir merpati sebagai olahraga, berlari dan berlari, sekalian menyembuhkan lemah syaraf. Pokoknya, aku setiap siang tidak ada pekerjaan. Ketiga kali melihat seorang siswa SMP itu, dia tidak mengikuti di belakangku, melainkan menghalangi pandangan mataku; Aku berbelok masuk gang itu yang terdapat toko daging bakar keledai, seorang bertubuh kecil mengepalkan tangan, stiker yang paling besar menempel mengikutiku.

“Apakah kamu melihat merpatiku?” Dia berbicara bahasa Cina dialek selatan. Dapat terlihat, dia sangat ingin membuat dirinya sedikit garang.

"Merpatimu?" Aku mengerti. Aku menunjuk ke langit, sekelompok merpati sangat berisik.

“Merpatiku berkurang lagi dua ekor!”

“Jika sakit kepalaku tidak sembuh, aku akan mengejar mereka ke selatan!”

“Merpatiku berkurang lagi dua ekor!”

“Oleh karena itu kamu terus mengikutiku?”

“Aku pernah melihatmu.” Dia menatapku, tiba-tiba merasa malu, “Di mulut pintu mal Huachuan, aku melihat pria gendut itu dipukul orang.”

Pria gendut yang dia katakan adalah Baolai. Baolai demi seorang gadis yang tidak dikenal, di depan bar dipukuli sampai babak belur oleh beberapa orang berandalan, menjadi bodoh, dibawa pulang ke kampung halamannya oleh ayahnya. Mal Huachuan yang dia katakan adalah bar, sepanjang hidup ini aku juga tidak berencana masuk lagi.

“Aku tidak bisa membantu kalian,” dia berkata lagi. "Roda sepeda rusak dan garasi mobil penuh dengan merpati. Aku hanya bisa berteriak untuk kalian. Aku berteriak kepada orang-orang yang lewat, berkelahi, bisa membuat kematian, cepat selamatkan.”

Aku sedikitpun tidak bisa mengingat bahasa Cina dengan dialek yang demikian. Namun, aku ingat pada saat itu aku mencium bau tahi ayam yang masih hangat, sebenarnya adalah merpati. Bocah-bocah yang fisiknya kecil itu tidak membantu kalian.

“Apakah kamu memelihara merpati?”

“Aku melepaskan burung merpati.” Dia berkata, “Jika kamu tidak melihatnya kalau begitu aku pulang terlebih dahulu.”

Setelah pulang, aku benar-benar tidak tahu bagaimana memberi tahu dia tentang sudah berkurang tujuh ekor merpati. Tujuh ekor, aku membayangkan kami bertiga makan dan minum bersendawa, benar-benar bukan jumlah yang sedikit.

Beberapa hari berikutnya, di atas atap melihat sekelompok merpati berterbangan, aku tidak lagi memanggil Xingjian dan Miluo; ketika aku berlari mengejar merpati, di belakang tubuh tidak ada orang yang mengikuti. Aku tahu aku mengabaikan kepercayaannya, aku tidak tahu benar atau tidak dia juga memahami hal ini. Karena cemas, sebaliknya tidak begitu sensitif terhadap suara kicau merpati. Berjalan di jalanan besar, terhadap seluruh yang berbulu panjang dan bisa terbang semuanya sangat sensitif, kantong plastik yang tergantung di tiang listrik aku juga bisa memperhatikan lama sekali.

Pada suatu hari di siang hari aku pergi ke Hong Sanwan untuk mengambil tinta, melewati jalan besar desa Zhongguan, melihat sekelompok merpati terbang kesana kemari di sekitar trotoar di depan mal *Dangdai Shangcheng*. Merpati itu terlihat tidak asing. Cuaca sudah dingin, para orangtua muda membawa anak-anak bermain dengan merpati, masih ada pasangan-pasangan kekasih, pipinya merah difoto bersama merpati. Kali ini aku mengerti, kamu membeli sekantong makanan merpati untuk memberi makan mereka, kamu bisa berfoto dengan setiap merpati. Aku melihat seorang duduk dengan dingin di dalam sekelompok merpati dan orang yang ceria, mengkerutkan leher, lehernya hampir sepenuhnya tertutup mantel. Musim dingin ini benar-benar sangat dingin, matahari lemah sama seperti penyakit. Rambutnya halus, tubuhnya kecil, wajahnya putih, hidung mancung dengan ingus meler. Aku berjalan di depannya dan berkata:

“Sekantong makanan merpati.”

“Oh kamu!” Dia berdiri, kancing mantel tergantung empat kantong makanan merpati.

Kantong plastik kecil yang transparan, berisi 80 hingga 100 butir gandum, harganya 1,5 Yuan. Aku membantu mengambilnya. Di samping adalah sepedanya dan dua kandang burung merpatinya, sepeda kuno merk merpati terbang menempel di dinding bunga penuh dengan kotoran merpati, benar saja tidak ada betis. Yang dia pelihara adalah burung merpati Mal. Aku memberikan dua butir gandum makanan dengan gratis kepada setiap ekor merpati. Dia memberi kursi lipat kepadaku, dia sendiri meletakkan koran dan duduk di samping kandang merpati yang terbuat dari besi.

“Merpati semakin lama semakin sedikit,” Dia berkata, lalu mengkerutkan lehernya kedalam mantel. “Kamu kedinginan?” “Merpati juga kedinginan.”

Ini adalah orang selatan yang bernama Lin Huicong, ternyata dua tahun lebih tua dariku, rumahnya sangat jauh hampir berada kutub selatan Cina. Tahun lalu berakhir ujian nasional sekolah menengah atas (SMA), komposisi ditulisnya keluar dari topic, bahkan D3 juga tidak lulus. Tentu saja, di tempat mereka, bisa lulus D3 sudah sangat bagus. Yang diuji adalah soal komposisi bahan-bahan yang ditambah dengan persoalan kehidupan. Materinya adalah satu orang satu tahun menanam tiga pohon, sebuah gunung membutuhkan 100.000 pohon, sebuah musim semi setidaknya butuh 1,3 miliar pohon, awan-awan. Sangat puitis. Judulnya adalah "Jika ...". Tidak peduli, di atasnya tertulis "Jika salju besar menghalangi pintu." Sejujurnya, mereka guru yang membaca soal disana sangat banyak orang yang sepanjang hidup belum pernah melihat salju bentuknya seperti apa, bahkan tidak bisa membayangkan salju besar menghalangi pintu seperti apa. Dia buru-buru menulis di pohon dan salju besar bersama-sama, logika itu berasal dari mana. Dalam pandangan guru yang membaca soal, melenceng jauh. Seratus lima puluh poin, dia menguji tidak sampai setengahnya.

Sang ayah bertanya kepadanya: “Bagaimana mengatakannya?”

Dia berkata: “Aku pergi ke Beijing.”

Di Cina, kamu jika bertanya kepada orang lain ingin pergi kemana, sebagian orang pasti akan memberitahu kamu, Beijing. Lin Huicong juga ingin pergi, dia pergi ke Beijing tidak ingin melihat Tiananmen, tetapi ingin melihat seperti apa salju besar yang turun pada musim dingin. Dia ingin pergi ke Beijing juga karena pamannya tinggal di Beijing. Bertahun-tahun yang lalu, kakak ipar kedua keluarga Lin menggunakan pisau untuk menusuk orang, mengira bahwa orang itu telah kehilangan nyawa, takut hingga naik kereta api datang ke Beijing. Dia adalah seorang peternak, karena dengan orang lain mengadu ayam, kemudian dia menarik pisaunya keluar. Setelah datang tidak mau kembali lagi, kadang-kadang mengirim sedikit uang ke kampungnya, membuat keluarga berpikir dia telah kaya. Ayah Lin Huicong berkata dengan bangga, Yah, itu membohongi ke paman kedua kamu, kamu bisa menjalani kehidupan yang baik di Beijing. Dia segera membeli tiket kereta api ke Beijing, turun dari kereta api melepaskan sepatunya, terlihat kakinya bengkak seperti dua roti yang jelek.

Paman kedua tidak memikirkan jas dan sepatu kulit untuk menjemputnya, pakaian yang dipakai lebih santai daripada keluarga lamanya, di bajunya ada coretan putih abu-abu yang tidak karuan. Lin Huichong mengeluarkan ingus di kedua hidungnya, bertanya: “Bukankah tahi ayam?”

“Bukan, tahi merpati!” Paman kedua meludahi ke jari tangan, dengan seksama mengelap tahi burung merpati di kemejanya. “Benda ini bersih!”

Beijing, menemukan bahwa pekerjaan yang kuno adalah yang paling dapat dipercaya, dari memelihara ayam berubah menjadi memelihara merpati. Tidak tahu dia setelah pergi tahi anjing pindah dari mana, membuat berantakan kandang merpati. Dia bertanggung jawab untuk memelihara merpati, tepat waktu tepat tempat diantarkan ke tempat umum dan tempat wisata di Beijing, disediakan untuk warga dan turis untuk menikmatinya. Masalah ini nampak tidak mencolok, sebenarnya sangat menguntungkan, untuk kesejahteraan umum, diatas harus memberi dia uang. Selain itu kamu bisa mendapatkan penghasilan, sekantong makanan merpati harganya 1,5 *kuai*, jual berapa banyak pun itu milikmu. Merpati terlalu banyak sangat merepotkan, keponakan kebetulan datang, dia memberinya

dua kandang, yang lain tidak usah diurus, dia hanya mengambil komisi makanan merpati, sekantong dia mengambil untung 5 *mao*, dan sisanya milik Huichong. Untuk kebutuhan sandang, pangan, papan Huichong mengurus diri sendiri.

“Apakah kamu bisa mengaturnya?” Aku bertanya kepadanya. Aku tahu bahwa sebagian besar orang di Beijing tidak mepedulikan dirinya.

“Bersama-sama,” katanya, “Hanya saja sedikit dingin.”

Matahari musim dingin cepat tenggelam, garis cahaya mulai mendekati rumah. Udara dingin sudah mulai terasa, orang semakin lama semakin sedikit, nampaknya semakin lama semakin banyak merpati. Huicong memutuskan untuk menutup kios, bersiul canggung terhadap merpati, merpati menginjakkan kandang, mereka menyondongkan kepalanya.

Huicong tinggal di sebelah selatan gang ketujuh. Rumah itu dikatakan kebersamaan merupakan improvisasi, udara hangat tidak bisa. Juga adalah rumah persegi, pemiliknya adalah seorang nenek yang pelit, dirumahnya sediri memasang tungku, seharian sampai malam hidup bersma tungku. Di hangat lalu tidak memperdulikan penyewa, teringat menuju ke kompor pemanas menambahkan batu bara, tidak teringat. Huicong sering di tengah malam dengan linglung meraba penghangat, dinginnya membuat orang tiba-tiba menjadi sadar. Dia pernah mengemukakan pendapat, nenek berkata, cukuplah kamu, kamar merpati kamu tidak usah bayar! Huicong mengatakan bahwa merpati tidak tinggal di dalam rumah. Halaman juga rumahku, nenek berkata, harus dihitung perkepala, setiap bulan kamu berutang padaku puluhan ribu dolar. Huicong segera tidak berani bersuara. Kelompok merpati ini, setiap ekor merpati setiap malam, semalaman, seperti sekelompok orang begadang ngobro-ngobrol, sangat berisik. Nenek juga tidak perhitungan.

“Aku taku dingin.” Huicong menganggap dirinya adalah orang selatan yang takut dingin, “Aku berharap bisa melihat turun sebuah salju besar.”

Salju besar selalu akan turun. Ramalan cuaca telah mengatakan, baru-baru ini suhu dingin di Siberia akan masuk kota. Namun, ramalan cuaca belum tentu benar, waktu sebagian besar kamu juga tidak jelas mereka sebenarnya bicara di

tempat yang mana. Tetapi aku masih tetap memberitahukan dia, salju besar selalu pasti turun. Musim dingin yang tidak turun salju disebut musim dingin apa.

Semuanya adalah keluar dari simpati, kembali ke tempat tinggal aku dan Xingjian, Miluo membicarakan Huicong, bertanya kepada mereka, bukankan bisa dia dan kami tinggal bersama. Pemanas di dalam rumah kami bagus, pemilik rumah adalah seorang tukang reparasi sepeda, tukang minum arak, kami sering memberikan minuman padanya, membuat dia menganggap kami menjadi saudara, penghangat dipasang penuh. Kadang-kadang kami malas keluar makan, dia masih meminjamkan kompor batu bara miliknya kepada kami, tujuh ekor merpati dimasak di atas kompornya.

“Baik sih baik,” Kata Miluo, “Dia ingin tahu kita makan tujuh ekor merpatinya bagaimana?”

“Jangan pedulikan dia!” Kata Xingjian. “Biarkan dia datang, kalau sewa rumah sudah dibayar untuk membeli arak. Masih ada, selalu harus memberikan dua ekor merpati untuk diberikan kado saat bertemu?”

Aku menyusuri tujuh gang di selatan. Huicong sangat ingin tinggal bersama kami, tetapi bagaimanapun juga dia rela berpisah dengan burung merpati, dia lebih suka mengirim kami seekor induk ayam. Aku memberitahu dia, kami bertiga adalah tukang iklan. Iklan kecil apakah kamu tahu?

Yaitu di atas kertas, di dinding, di pinggir jalan dan di tiang listrik menempelkan sebuah nomor telepon, jika kamu memerlukan ijazah palsu, surat izin mengemudi (SIM), sertifikat wartawan, kartu parkir, kartu tanda penduduk (KTP), buku nikah, paspor dan seluruh dokumen yang ada di dunia ini, bisa menghubungi nomor telepon ini, Hong Sanwan dapat memenuhi semua permintaanmu. Nomor teleponnya adalah milik Hong Sanwan. Hong Sanwan adalah pamanku, ilegal, aku mengukir nomor teleponnya pada talas atau lobak, satu tangan memegang talas atau lobak, satu tangan memegang busa yang dicelupkan tinta, tinta tercap di atas kertas, di dinding, di pinggir jalan dan di tiang listrik. Jika ada masalah bisa mencari Hong Sanwan. Sebelum Baolai dipukuli sampai otaknya rusak, sama dengan aku memasang iklan di tempat pamanku. Xingjian dan Miluo juga melakukan ini, bosnya adalah Chen Xingduo.

“Aku tahu kamu melakukan ini dan begadang.” Huicong tidak merasa ada yang salah dengan profesi ini, “Aku juga tahu bahwa kalian sering naik ke atap untuk bermain kartu.”

Benar, kami keluar untuk menyebarkan iklan di malam hari karena keamanan; siang hari tidur, jika bosan bermain kartu. Aku membantu Huicong memindahkan selimut ke rumah kami, dia tidur di tempat tidur Baolai. Dia juga masih membawa seekor ayam yang bulunya jarang mengikuti koper. Pada siang hari itu, Xingjian dan Miluo berada di sekitar kompor pemanas, menelan air liur melihat sup ayam yang mendidih, aku dan Huicong di luar pintu membuat sarang merpati. Sangat sederhana, deretan kotak-kotak kayu yang tertutup jerami dan kapas, pintu terbuka, mereka masuk, tertutup, mereka tidur dengan nyenyak. Para merpati sama seperti kami menempati asrama secara kolektif, tiga atau empat merpati berada di sebuah ruangan. Kami mencari beberapa batu asbes, kardus, kain untuk menghalangi rumah merpati, menghalangi angin dan agar tetap hangat. Jika berangin di semua sisi, ruang merpati sama dengan kulkas.

Ayam itu adalah upacara persembahan kami, disertai dengan aku di toko kelontong membeli dua botol Ergoutou\*, setelah air dalam sup turun aku sedikit pusing, Xingjian dan Miluo merasa sedikit kering, Huicong merasa sedikit panas. Aku ingin tidur, Xingjian dan Miluo ingin mencari wanita, Huicong akan bersiul-siul di atas atap. Dia berkali-kali melihat kami bermain kartu di atas atap.

\*Ergoutou ( Minuman khas orang Beijing). Arak, mengandung alkohol yang tinggi.

Angin yang bertiup di atas atap sangat kencang, beberapa cerobong asap yang yang menghangatkan mengepulkan asap di kejauhan, disapu oleh angin. Xingjian dan Miluo melambaikan tangan di atap, keluar pintu dengan heran. Mereka berdua pasti akan menghabiskan uang yang disimpan pada tubuh gemuknya.

“Aku selalu memikirkan atap kalian,” Huicong menginjak kursi Baolai membiarkan dirinya untuk berdiri lebih tinggi, melihat ke sekeliling ke tempat yang jauh. “Kalian membuang sebuah kartu, menolehkan kepala bisa melihat Beijing.”

Aku berkata kepadanya, sebenarnya tempat ini tidak memiliki apa-apa untuk dilihat. Selain bangunan tinggi gedung, tidak ada hubungan dengan kentut kita. Aku juga mengatakan kepadanya bahwa ketika aku berjalan melewati hutan- hutan di kejauhan, aku merasa seperti berjalan di kampung halamanku. Seorang anak yang galak jatuh ke bawah dan tidak menunjukkan kepalanya, mengapung di atas air dan meninggal dunia.

“Aku ingin melihat salju menyelimuti seluruh kota. Apakah kamu bisa membayangkan betapa hebatnya itu?” Pada saat berbicara tangan Huicong sambil bergerak, pada dasarnya dapat melihat pada zaman kuno dan zaman modern, menyentuh samudra dalam waktu yang sesaat, dan membelai empat samudra dalam waktu sejenak.

Dia kembali lagi ke “Salju besar menghalangi pintu”. Biarkan aku menggunakan imajinasi, jika salju dipaketkan ke Beijing, pada saat ini berdiri di atas atap aku bisa melihat apa? Itu adalah sebidang tanah yang putih sangat bersih, tidak ada awal dan tidak ada akhir semuanya berwarna putih, akan menjadi tempat orang kaya dan miskin, gedung tinggi tidak lagi tinggi, rumah tidak lagi rendah, tinggi dan rendah hanya menunjukkan bahwa tumpukan salju tebal tipisnya berbeda, Beijing akan seperti dunia yang telah kubaca dalam dongeng, bersih, tenang, makmur, setiap orang yang keluar mengenakan mantel kapas semuanya adalah kerabat.

“Turun salju besar kamu ingin melakukan apa?” Dia bertanya.

Tidak tahu. Aku pernah melihat salju, dan aku pernah melihat salju yang lebat, di masa lalu bila turun salju yang lebat aku tidak melakukan apa-apa, tidak tahu diri sendiri ingin berbuat apa.

“Aku akan menginjak salju besar yang tebal, berjalan di kota Beijing.”

Beberapa merpati terbang dari pekarangan, mengikuti suara turun salju. Suara umum gelombang ultrasonik datang lagi. “Bisakah memanggil merpati?” Aku bertanya dalam pikiranku.

“Ini ambil.” Huicong siap turun dari atap. “Kicauan merpati adalah demi mencegah anak merpati keluar rumah dan tidak bisa menemukan rumahnya.”

Melatih merpati untuk terbiasa dengan rumah baru, menghabiskan waktu Huicong beberapa hari. Dia langsung menggunakan siulan yang sembarangan untuk mendapatkan semuanya dengan lancar. Tanpa siulan merpati, aku masih suka merpati, setiap hari melihat mereka naik dan turun merasa sangat bahagia, seperti di sampingnya ada sekelompok teman. Tapi merpati pada saat-saat tertentu berkurang. Aku tidak tahu alasannya, di sekitar sini tidak ada sekelompok burung merpati, tidak ada kemungkinan untuk melarikan diri. Aku juga tidak pernah melihat Xingjian dan Miluo membunuh menembak sampai mati, ketapel mereka diletakan dimana aku tahu jelas. Namun, hal ini tidak baik. Aku dengan mereka berdua bekerja pada bos yang berbeda, waktu akan akan selalu terpisah, lagi pula setelah mereka berdua pada suatu kali keluar rumah mencari wanita, lalu menjadi aliansi yang lebih dapat diandalkan. Ketika berbicara sudah seiya sekata. Huicong berkata dia mengerti, bersama-sama memikul senjata, bersama-sama menerobos jendela, dan bersama-sama mencari melacur, mereka menjadi teman yang akrab. Baiklah. Kalau begitu mereka mendapatkan merpati makan dan dimasak dimana?

Huicong tidak bisa menebak asal-asalan, tinggal di dalam sebuah kamar, sembarangan menebak akan menyinggung perasaan. Xingjian dan Miluo juga dengan serius menjamin padaku, selain tujuh itu, mereka benar-benar tidak akan pernah melepaskan yang ke delapan.

Huicong dan aku mengejar merpati berlari lagi. Olahraga dan perlindungan hewan kecil adalah dua praktisi lingkungan. Kami berdua berlari melewati jalan-jalan dan gang-gang di pinggiran barat Beijing, aak merpati dan salju belum turun. Pada siang hari, dia pergi ke berbagai alun-alun dan atraksi untuk menempatkan merpati. Pada malam hari, aku pergi ke sisi jalan dan mengambil iklan kecil di masyarakat. Aku harus menghitung merpati sebelum dan sesudah pergi. Jumlahnya benar, aku sangat bahagia seolah-olah aku berhasil lolos dari bencana, Jika ada yang kurang, kami tidak akan berdengung, seolah-olah meratapi merpati yang hilang. Untuk kesedihan, Huicong akan muncul dan berkata:

“Semuanya sangat tinggi dalam nilai gizi. Aku hanya mengambil alih paman aku dan berkata,”Selalu ada orang yang merindukan merpati. ”

Tetapi kami tidak bisa membantu, sulit untuk mengingat jika kamu telah diingat. Kamu tidak bisa tidur dengan merpati di malam hari.

Malam dingin Siberia, angin berhembus ke tujuh tingkat. Aku tidak bisa pergi bekerja dengan kesehatan aku dan nenekku. Aku memutuskan untuk menaruh sebuah meja kecil berisi anggur di ruangan itu. Gunting batu, beli anggur untuk membeli anggur, beli sayuran untuk membeli makanan, beli daging keledai dan beli daging keledai, kami merebus panci besar kubis daging sapi di atas kompor, empat orang di sekitar tungku telah minum sampai jam 1 pagi. Kami menilai dingin luar sesuai dengan kicauan di belakang angin. Di pinggiran Beijing, angin malam bertiup dengan suara banyak hal yang bertabrakan. Kami minum terlalu banyak dan menemukan dunia benar-benar berantakan.

Pada pagi hari kedua, Huicong memulai dan keluar dari rumah dan segera masuk. Dia membawa empat merpati ke tempat tidur kami dan menangis dengan wajah kecil. Empat merpati mati keras di depan kamar mereka yang kecil. Aku tidak tahu bagaimana mereka keluar, dan aku tidak tahu bagaimana pintu kotak kayu menutup ketika mereka keluar. Sebelum kami minum, kami dengan hati-hati memeriksa setiap rumah merpati dan memastikan bahwa bahkan jika rumah-rumah merpati ini tidak tersentuh di Siberia, merpati akan bertahan hidup dengan hangat. Tapi sekarang mereka mati kedinginan, sebelum mereka mati, mereka menghancurkan banyak pintu kayu kecil dan memasukkan mulut mereka ke bulu sayap mereka ketika mereka mati.

“Apakah kamu mendengar mereka sampai larut malam?” Aku bertanya pada Huicong.

“Aku minum terlalu banyak. Aku tidur seperti mati.”

Aku juga. Saya berjanji bahwa Xingjian dan Miluo juga tertidur seperti mati, dan mereka berdua memiliki seorang peminum di sana. Hanya dapat dikatakan bahwa keempat merpati berumur pendek. Sangat disayangkan membuangnya, Miluo menyarankan menjualnya kepada kami dan memasaknya. Aku dengan cepat melambaikan tangan dan aku tahu semua merpati, jika mereka punya nama, aku pasti akan berteriak. Huicong tidak bisa makan lebih banyak, Dia menyerahkan merpati kepada Xingjian dan Miluo, Dia mengatakan kepadaku

untuk tidak membiarkanmu melihat. Lalu pergi ke halaman, berlutut di depan ruang merpati, rentangkan kepala kamu, dan lihat ke langit lagi.

Setelah sarapan, sudah pukul setengah sepuluh, Huicong datang ke Xizhimen dengan dua merpati yang dikurung. Xingjian memiringkan matanya pada bekatul, dan mereka meletakkan merpati mati ke dalam kantong plastik dan berjongkok keluar dari pintu. Aku mengikuti dari jauh. Aku tahu bahwa pinggiran barat sangat besar, aku pikir aku telah melewati banyak jalan dan jalur, tetapi mengikuti mereka, aku belajar bahwa pinggiran barat yang aku tahu hanya bagian kecil dari pinggiran barat. Seberapa besar Beijing dan seberapa luas pinggiran barat Beijing.

Mengubah banyak tikungan, di lorong aneh, Xingjian mengetuk pintu jalan kecil. Ini adalah pintu kecil di samping pintu depan rumah halaman tua seorang wanita muda bersandar ke luar pintu dengan setengah tubuh, rambutnya tidak terawat, dan rambut yang melorot menutupi setengah wajah putihnya. Mantel merahnya yang merajut matahari menahan dadanya di dadanya. Dia mengambil kantong plastik dan meletakkannya di tanah, dia menggendong lengan kirinya dan menjejali kesehatannya, Lengan kanan menutupi bekatul, dia membawa mereka ke dadanya, menjilati mereka, menepuk wajah mereka, dan meniup lengannya dingin dan tertutup pintu. Aku bersembunyi di balik dinding toilet umum, dan menunggu sampai kesehatan dan keberanian aku melewatinya. Mereka bertengkar dan saling pukul.

Kesanku tentang tempat di mana mereka berdua mengirim merpati adalah dindingnya tinggi, pintu-pintunya sempit, dan beberapa atapnya terlihat di bangunan di belakang tembok. Dalam ubin hitam, dua berkas jerami dengan tubuh mereka sendiri bergoyang tertiuip angin. Tidak dapat mendengar suara apa pun di luar dunia alam. beberapa.

Tidak ada yang tahu betapa kecilnya merpati itu. Menghitung sebelum pergi di pagi hari dan menghitung sebelum tidur di malam hari, merpati menghilang satu per satu di antara dua hitungan. Aku tidak bisa memilih apa pun yang salah dengan kerupuk garis dan beras, merpati yang hilang sepertinya tidak ada hubungannya dengan mereka, bahkan mereka meletakkan katapel di tempat di

mana semua orang bisa melihatnya. Ketika Bora ada di sana, mereka tidak suka membawa kami berdua untuk bermain, sekarang pada dasarnya sama, mereka berdua pergi bersama dan berbicara tentang topik besar seperti cita-cita, menjadi kaya, dan wanita. Aku kadang-kadang melihat mereka di atap dan mereka pergi dari satu gang ke gang lainnya, dan mereka pergi jauh. Tentu saja, jika mereka mengetuk pintu, aku tidak bisa melihatnya. Hal-hal yang tidak terlihat tidak bisa ditebak.

Hilangnya merpati Huicong dapat melakukan apa-apa. “Akan lebih baik jika aku bisa mendapatkannya di saku,” katanya kepadaku, duduk di atap. “Aku tahu di mana mereka ketika saku pergi.” Tidak takut mencuri pencuri, takut pencuri, kurang dan kurang tidak bisa dihindari, yang membuat dia penuh kecemasan. Pamannya sudah tahu situasi ini dan menarik wajah publik untuk memperingatkannya bahwa bahkan jika dia mengembalikan merpati, dia harus memiliki jumlah yang sama. Berapa angka perkiraannya? Mengenai jumlah merpati saat ini, Huicong menganggapnya cukup dekat dengan perkiraan yang berbahaya dan akurat. “Permintaan aku tidak tinggi,” kata Huicong. “Ini akan membuat aku melihat hujan salju.” Pada waktu itu, langit di atas kami berwarna biru, awan putih, dan sungai Siberia dingin mengambil semua hal-hal kotor. Polusi belum sempat kembali menutupi langit.

Mengapa ramalan cuaca tidak bisa mengatakan hujan salju? Tidak mungkin untuk mengatakannya sekali saja.

Namun merpati terus kehilangan, dan salju tidak kunjung datang. Ini relatif jarang terjadi dalam sejarah Beijing dan tidak ada salju yang layak. Untuk melindungi merpati dari makanan dan kelaparan, Huicong telah melepaskan merpati di siang hari dan sering mengundangku untuk mengikuti mereka dan mengikuti mereka sampai mereka kembali. Pada malam hari dia biasanya bangun dua kali, sekali di pagi hari dan setiap jam lima, ke halaman untuk melihat apakah merpati aman. Meski begitu, merpati masih hilang. Dan begitu dekat dengan jumlah bahaya, Xingjian dan Miluo tidak tahan lagi, dan kencing di malam hari akan membantunya menjaga jantungnya. Mereka menyarankan Huicong untuk membuka beberapa poin, tidak sedikit merpati, Biarkan pamanmu mengambilnya

kembali. Tidak ada jalan untuk pergi bersama kami, di mana tidak dikubur. Selama kamu berada di Beijing, kemungkinan akan memukul lengan amu cepat atau lambat.

Huicong berkata: “Kamu bukan aku, aku bukan kamu; aku datang dari selatan dari Selatan.”

Akhirnya, suatu pagi di bulan Januari, ketika aku berlari ke rumah, penyumbat telinga Xingjian yang mengenakan radio berteriak kepadaku: “Katakan bahwa Lin Huicong, datanglah ke salju, dan datanglah sore hari.”

“Apakah benar stasiun cuaca bilang begitu?”

“Observatorium Meteorologi Nasional, Observatorium Meteorologi Beijing, dan sekelompok ahli meteorologi semuanya mengatakan ini.”

Aku segera keluar dan merasa mendung, awan abu-abu pekat itu memfermentasi. Apa pun yang kamu lihat adalah pendahulu dari hujan salju lebat. Ketika aku menemukan Huicong di depan supermarket, istri keduanya juga. Saudara lelaki Lin memiliki bir dan lingkaran rambut hewan di kerah mantelnya. “Tidak bisa pulang!” Lin, dua tangan di sakunya, berbicara seperti seorang kader kotapraja. “Tbukotanya tidak sama dengan kampung halamanku. Di sini aku menekankan.” Huicong menunduk karena dia tidak bangun di pagi hari. Tidak ada waktu untuk menyisir rambut, dan berdiri seperti Lei Zhenzi seperti kelompok. Dia hampir menangis.

“Para ahli mengatakan ada salju tebal.” ku bergabung dengannya dan berkata, “Benar-benar dapat diandalkan. Dua kantong makanan merpati.”

Huicong melihat langit dan berkata kepada pamannya: “Beri aku dua hari lagi. Dua hari.”

Dalam perjalanan kembali, aku membeli panci kedua dan leher bebek. Pastikan untuk duduk dan saksikan bagaimana salju jatuh dari langit di Beijing. Kami minum jam 12 Huicong berlari lima mil, dan bintang salju tidak melihatnya. Langit malam tampak sangat sedih dan tertekan, lalu kami tidur. Bangun sudah jam sepuluh pagi, dan suara sesuatu yang menangkap pintu membangunkan kita. Aku mendorong pintu, tidak mendorongnya, mendorongnya, dan itu tidak cukup,

aku menggunakan sedikit energi sengit, Dunia putih, dan salju di depan pintu memukul lututku. Aku berteriak kepada mereka tiga:

“Cepat, cepat, salju besar menghalangi pintu!”

Huicong melompat dari tempat tidur, memakai celana, dan menyelinap ke salju. Dia berteriak dengan dialek yang diubah. Merpati terbang di halaman dan di atap. Pada hari-hari seperti itu, burung pipit dan burung merpati harus tinggal di sarang dan tidak pernah pergi. Kelompok burung merpati ini tidak, dan mereka tidak diam sejenak, Mereka dapat jatuh ke mana pun mereka jatuh, dan di mana pun mereka bisa, mereka menggores pintu rumah kita.

Dua merpati bersandar di kepala mereka di tepi sarang, dan salju menutupi kotak kayu itu. Mereka berdua mati, mereka tidak membeku atau mati kelaparan, mereka cenderung mati lemas. Xingjian berkata bahwa kedua merpati itu miliknya, dan anggur serta makanan malam itu juga miliknya. Kita harus merayakan hujan salju terbesar di Beijing selama 30 tahun. Inilah yang dikatakan radio, dan malam ini suara itu berdengung dan mengamuk, telah jatuh karena hujan salju terbesar dalam tiga puluh tahun.

Dengan perut yang sederhana, aku dan Huicong naik ke atap. Setelah hujan salju, Beijing dan saya membayangkan ada celah besar karena salju tidak bisa menutupi semuanya. Kaca di gedung tinggi masih memancarkan cahaya. Namun, Huicong sangat puas dengan ini, Dia merasa bahwa Beijing yang tertutup salju lebih khusyuk dan memiliki keheningan yang jelas dalam warna hitam dan putih, yang mengingatkannya pada batu hitam dan salju yang bergulir di pantai. Dia mengelompokkan bola salju dan menggigitnya, Dia makan sambil berkata:

"Ini salju. Ini salju."

Xingjian dan Miluo keluar dari halaman, berjalan ke tempat jauh yang berkelok-kelok ditengah salju yang menumpuk. Merpati terbang berputar-putar di atas kepala kami, aku menghitung untuk Huicong,sekarang masih memaksa bisa menyerahkan kepada pamannya, sedikit lagi tidak bisa ngomong lagi. Kami berdua berjalan kesana-kemari di atas atap rumah, salju baru di bawah kaki kami berbulu dan hangat. Aku memberi tahu Huicong bahwa Bora telah mengatakan bahwa dia akan bermain kartu di atap dan menabrak salju. Dia tidak menungg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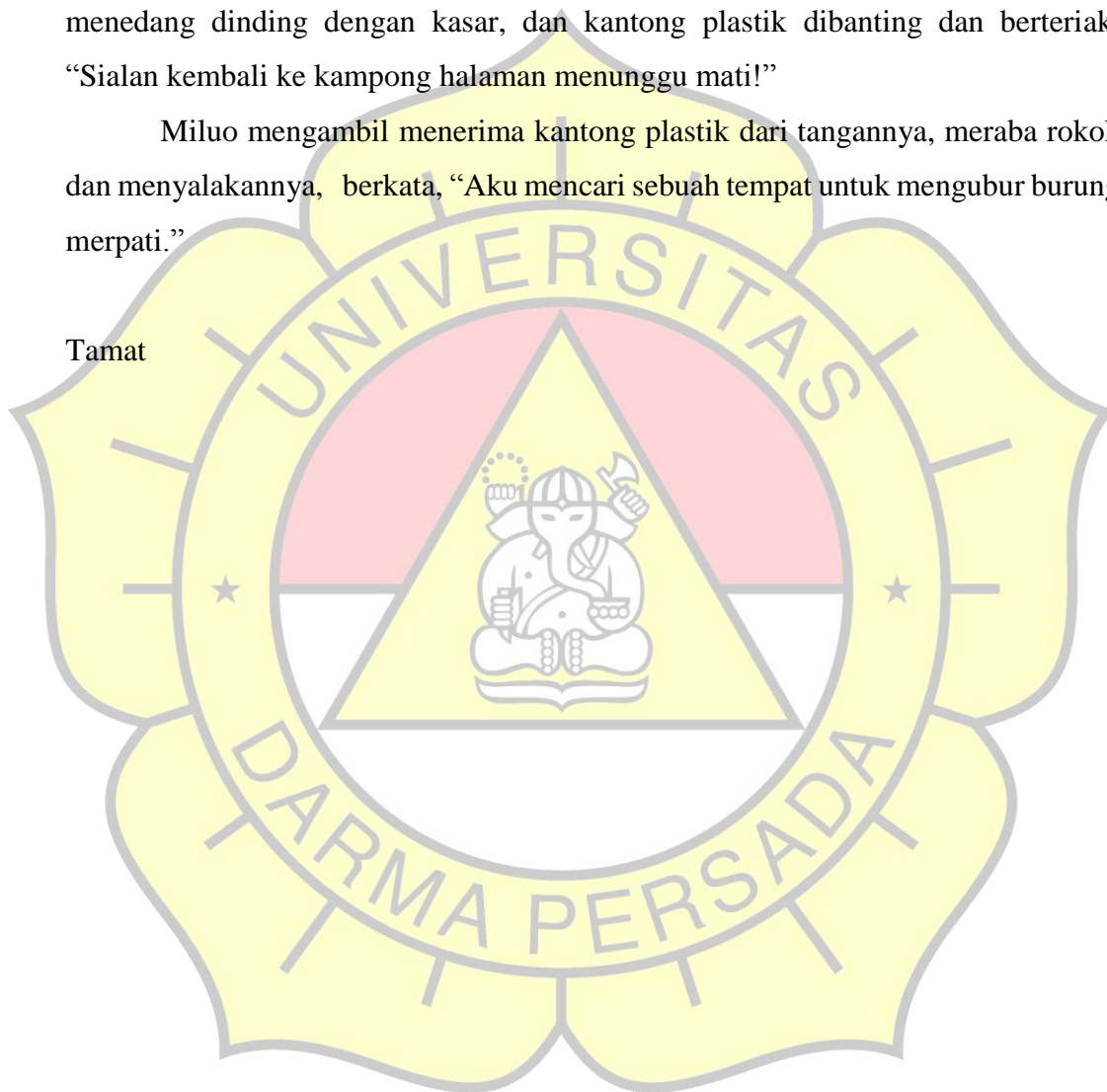
sampai salju turun. Dia tidak tahu apakah dia masih memiliki kesempatan untuk bermain kartu.

Aku tidak tahu berapa lama akan berada di atas atap. Pada saat itu, Xingjian dan Miluo baru saja masuk ke halaman. Kami turun dari atap dan melihat bahwa kami membawa kantong plastik berisi merpati mati.

“Kurang ajar, dia pulang ke kampung halamannya.” Ucapnya, kaki menedang dinding dengan kasar, dan kantong plastik dibanting dan berteriak. “Sialan kembali ke kampung halaman menunggu mati!”

Miluo mengambil menerima kantong plastik dari tangannya, meraba rokok dan menyalakannya, berkata, “Aku mencari sebuah tempat untuk mengubur burung merpati.”

Tamat



### Lampiran 3



Foto Xu Zechen 徐则臣, pengarang cerpen Jika Salju Besar Menghalangi Pintu

(Sumber : <https://baike.baidu.com/徐则臣>)



## Lampiran 4



★  
Cerpen *Salju Besar Menghalangi Pintu* Karya Xu Zechen  
(Sumber : <https://baike.baidu.com/pic/如果大雪封门>)

DARMA PERSADA

## Lampiran 5

**1990** 精心筹备 成功创办  
Elaborate Preparation,  
Successful Sponsorship

第一届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The 1<sup>st</sup> (1990) Auto China

时间  
1990年7月3日-8日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参展厂家  
372家  
参展车辆(含摩托车)  
216辆  
展出面积  
2万平方米  
观众人数  
10万人次  
参展国家和地区  
17个

Date  
3 - 8 July, 1990  
Venue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Participating manufacturers



Kondisi kota Beijing tahun 1990  
(Sumber : <http://auto.soh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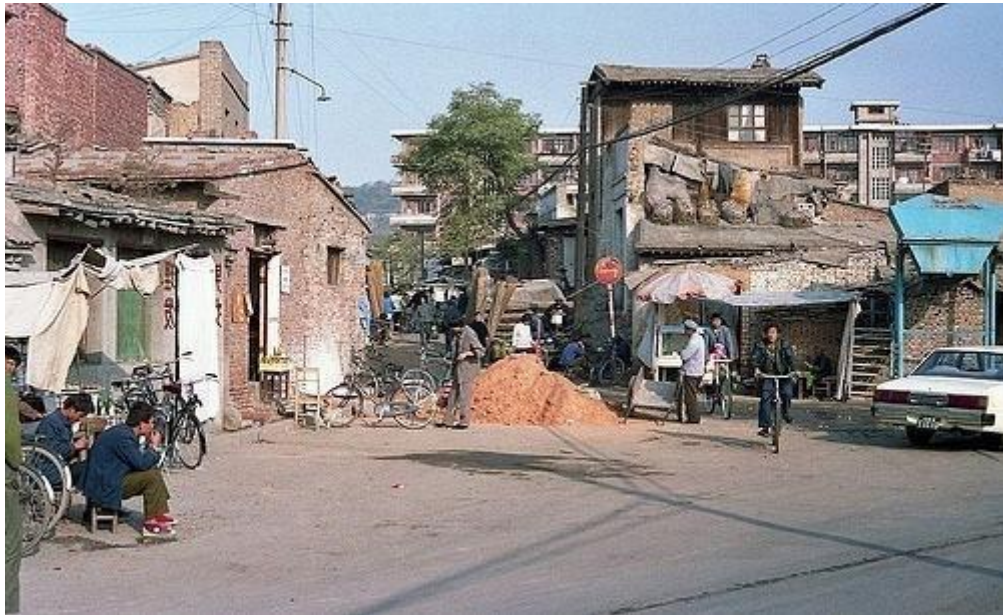


Lampiran 6



Asian Games di Beijing tahun 1990  
(Sumber : <http://news.163.com/special/zhongguoyayun/tzty>)

## Lampiran 7



Kondisi tempat tinggal masyarakat urban yang berada di pinggiran kota Beijing tahun 1990an

(Sumber : [http://tupian.baike.com/17894/21.html?prd=zutu\\_thumbs](http://tupian.baike.com/17894/21.html?prd=zutu_thumbs))

